

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

——赵天谋诗歌创作刍议

□陈法玉

“真情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生动讴歌改革创新的热火实践”,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期勉厚望。赵天谋沿着这个方向进行诗歌创作,取得了令人关注的成就。

诗之魂——强烈的家国情怀。赵天谋作为一位有30多年军龄的职业军人,其诗作洋溢着家国情怀。他在《沙漠玫瑰》《你是一团火》《军人塑像》《夏至雪重》《班超不能远去》等诗篇中,高歌强军梦,礼赞人民军队官兵奉献精神。《沙漠玫瑰》这首诗热情赞美了航天人“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的艰苦创业精神,用诗歌形式揭示了航天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密码”。著名词作家阎肃入选“最美奋斗者”后,赵天谋满怀深情地写下《你是一团火》,向阎肃致敬。此诗以咏叹调式的表现手法,巧妙地将阎肃主要作品嵌入其中,赞扬阎肃是一团信仰之火、一团大爱之火、一团奋斗之火,读来亲切感人,给人以奋进的力量。在广州,赵天谋探访毛泽东当年主办农讲所的学官、广州公社旧址、孙中山开办药局的洗基古巷,在珠江之畔饱览改革开放的春潮,满怀激情地写下《初地》:“初心出发的地方/是永远不能忘记的/精神初地。”

诗之力——深刻的现实关注。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诗歌更具有“美、刺、箴、诲”的特征。赵天谋立足于时代现实,热情讴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刻关注现实。也许是出身于农民家庭的缘故,赵天谋对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倍加关注。他在《好世界》里描绘“蜘蛛人”在摩天大厦的玻璃墙上擦洗灰尘,以此赞美那些为创造“好世界”而艰辛劳动的人们;他在《兄弟,醒醒》里唤醒深夜蛩曲在地铁站里熟睡的农民工;他在《黄叶谣》里看到睡在石板上休息的农民工身上落满金黄的银杏叶,想象着“就像家中的老娘给他们添衣裳”。《认脸不认人》通过刷脸门禁机械死板地“对照放行”这个小事件,触及如何准确识人用人的大问题。门禁后台存入“我”五年前的旧照片,“我”进门时却怎么也打不开,换了一张近照,方得以自由通行。“只因我比以前多了几道皱纹/就被拒之于门外/可见世间不堪细究的,是年龄/更可怕的,是那些只认脸不认人/只认表面形象的系统。”赵天谋诗歌中还有强烈的生态文明意识,《半岛》《水已清》《高原上的爱莲人》等诗作,可视为他“生态诗歌”创作的有益尝试。

诗之魅——独特的认知视野。受过系统哲学教育的赵天谋,在诗歌创作中,往往视角比较独特,从而使作品呈现出不一样的质感。他写周总理,从《列子·汤问》记载火流之布写起,他在参观周恩来纪念馆时看到总理那一件件旧而净的衣物,便与传说中的火流布联系起来,想起他曾经身着这些衣服,蹚过常人难以蹚过的千万股烈火。“尽将他皓然如雪的心,付予/他倾其所有而爱的国与民/我始信:高洁者都是蹈火之/最宜火流如雪的衣”《火流布》。这样,周总理的崇高风范就不言自明了。在《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中,作者要“扶起仍在痛哭的风”“让坍塌了的,再次耸立”,表达了对文化重建的期盼。《清激》《厚土才能生长大树》两首诗都以黄河三角洲为背景,前者写黄河从雪山飞身而下携泥带沙直奔大海,借以赞美在伟大时代以清激之心肩负重任前行的弄潮儿;后者写黄河三角洲平原原地下“盐多、水苦”,故不长大树,因此呼吁“不断加厚我们脚下的土地……有高山有厚土,也就有了茂林修竹”。

诗之意——别致的人生体悟。年过半百的人生阅历,热爱诗歌的灵性生活,都使赵天谋在“格物”中产生清新别样的人生体悟。他在《烘焙》中写咖啡豆没有任何香味,只有慢慢煎、慢慢熬,才能使它充满滋味,要想个性和风味都做到特别,还必须加大火候、加重烘焙,再经过多次爆裂,施以刀盘研磨打磨,苦味变得更重更浓了,才能慢慢溢出香味来。咖啡豆如此,人生有何两样!《榉卯》同样写得很厚重、很别致,通过咏叹故宫、应县木塔等那些“仅用木梁木柱和榉榉卯/紧固而成的建筑奇迹”,提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懂得“刚与柔、阴与阳、虚与实/内与外、群与己的相处相得之道”,应努力做到“该榉即榉、该卯即卯/让于该让,合于该合”,“宜凸宜凹”,才能“成大器、负大重/久经大风雨而不倒”。《顺道》则通过写北京水系的元代设计者郭守敬,提炼出人生的大道理:“诚心礼敬并顺从/天上澄明之日月/和人间高高低低之曲折”。

诗之趣——旷达的生活发现。在诗人眼里,生活的美无处不在。《一岁一窟窿》写的是63岁的女儿陪86岁的母亲读诗,但老母亲总是把“一岁一枯荣”调皮地说成是“一岁一窟窿”。这也许并不是母亲有意“调皮”,而是她真切的生活感悟,母亲就是这样理解生活、理解生命的。母亲的这一感悟,可能击中了每一个人的心坎。赵天谋像这样因普通生活小景写出生活大道的诗歌甚多。《京城的银杏黄》更是感叹人间的真相,“看似寻常的背后/有多少惊心动魄”,以此感念银杏树亦如中华民族那样勇毅与坚强。这首诗被翻译成英文传播于世,不是没有道理的。《私人时间》追念当年上高中时,父亲借钱给自己买一块“琼花”牌手表的往事,反映了艰苦岁月里普通老百姓的精神追求与取舍,以手表的滴答声,表达了在断手流逝而又永恒的时间里深埋着永恒的思念与感恩!

纵观赵天谋的诗歌创作,能深刻地感受到他的作品与时代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作为文艺工作者,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更应坚定抱持爱党爱国思想信仰、关注现实的家国情怀、敏锐深思的艺术追求,既登高望远又深度掘进当今火热而复杂的现实生活,还要精益求精地锤炼打磨自己的作品,努力写出有思想有品位的精品佳作。诗人赵天谋正在朝这个方向奋力前行。



动画《新神榜:杨戬》海报

国产动画神话宇宙的新拼图

——评追光动画新作《新神榜:杨戬》

□ 鲍远福

观察

生》《白蛇2:青蛇劫起》以及光线电影与彩条屋的哪吒、太乙真人、申公豹和姜子牙(《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形象内涵的“再生产”一起,共同塑造了国产“封神动画宇宙”人物谱系的新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当代动画电影工业通过新媒体技术手段有机缝合传统精神与现代生活、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的有益尝试。

其次是主题形式与内容创新层面,《杨戬》的多主题变奏与故事情节的反转让观众眼前一亮。一方面,《杨戬》通过现代艺术手段的嫁接,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别具一格的“新神话世界”,这个世界既有虚无缥缈的神山仙岛与变幻莫测的神仙洞府,也有柴米油盐的寻常街巷与尔虞我诈的险恶江湖,还有充满科技感的仙家法宝与神舟飞梭,古典的神秘与现代的寻常充分地融合在一起。同追光动画的前作《新神榜:哪吒重生》《白蛇2:青蛇劫起》一样,《杨戬》通过糅合现代生活与神话故事,把科技感十足的未来世界与神魔激斗的修真世界结合起来,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充分体验异彩纷呈的叙事美感、高速流畅的叙事节奏,辅以意想不到的情节反转,让观众应接不暇。另一方面,《杨戬》同《新神榜:哪吒重生》《白蛇2:青蛇劫起》等一样,充分地借鉴了现代西方艺术中的“科幻叙事”与“蒸汽朋克”创作风格,结合中国传统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玄幻叙事的内容,打造了一种融汇中西文化的精致艺术拼盘。依靠“混元气”驱动的巨大飞船、悬浮于瀚海之上的仙岛、法天象地的神念凝聚(元神巨像)、承载着传送之力的时空门、在漫天花海中飞升舞动的飞天神女,《杨戬》中的神话世界不仅包含着古典的唯美,也体现出现代的壮阔与未来的震撼。美轮美奂的修仙世界、情态各异的仙魔妖角色、栩栩如生又活泼灵动的视觉画面,共同勾勒出这个仙魔与科幻并存的“新神话世界”的宏大与优美,体现出创作团队巧夺天工的艺术想象与精湛唯美的艺术创造。影片中所呈现出来的集聚了神话美与科技美的艺术景观,即使与欧美科幻电影中的神秘未来世界相比也毫不逊色。

第三是在工业生产流程与技术融合的标准层面,相比此前的国漫作品,《杨戬》有了质的飞跃。从某种意义上讲,动画电影是当代文化工业生产方式的一种

典型体现,也是民族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其内在的艺术特质本身则包含了较高的现代科技要素。在创作环节,将现代技术理念与生活方式融入对传统文化的再造与重塑过程,是发展转型中的国产动画电影的重要路径。可以这么说,从电影工业美学的生产标准来看,《杨戬》在特效制作、画面标识度、影像细节组合、场景搭建以及人物建模等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效果,已经表现出不输于任何一部好莱坞动画电影大制作的气势与气质。在技术层面,实现主要人物的3D精确建模本身对创作来说有很高的要求,而《杨戬》做到了精益求精,除了常见的对于主要人物的动态化渲染以及人物面部细节的精准呈现之外,影片还让出场的每一个次要人物都进行了逼真的呈现,大到全景全貌的再现和动作行为的捕捉,小到毛发、衣物、口型与生态的动态演示,把细节做到了极致。特别是影片所展示的瀛洲仙岛仙乐坊中飞天神女的一段敦煌歌舞演艺情节,婉罗仙女(巫山神女)的舞姿流畅柔美,歌喉婉转悦耳,画面外的背景音乐和观众唱喉婉转悦耳,再配合以360度全景式立体化的布景转换以及极具中国风情配乐的气氛烘托,可以说将中国动画电影工业高质量高标准的制作水准纤毫毕现地呈现了出来。

第四是《杨戬》在叙事层面对中国神话故事传统的反转与超越,影片借助“神灵降格”的叙事突破表达了某种批判意识,并将其与现实生活相互对接,借以引发观众的深思。这一剧情设定和思想表达既印证了它“成人向”的故事设定,也延续了国产神话题材动画电影的反思意识。新世纪以来,较为出彩的国产动画电影,远古神话世界中正邪分化与对立的固有思维常常被打破,而被融入了新的思考。如《白蛇2:青蛇劫起》中的法海明明自诩天道正义,却又乐于见小青等自带原罪的妖族在虚幻世界中苦苦挣扎;《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天庭和神族更是对魔九哪吒的向善之心视若无睹,并在三年之期到来之际降下天罚以致生灵涂炭;《姜子牙》里掌管天庭的星官和祖师更是在道貌岸然的面具背后犯下欺凌狐族道德绑架的勾当……《杨戬》延续了这种将天庭与神族世俗化的叙事设定。杨戬的祖师玉鼎真人使用维护天下苍生的道义幌子欺

骗杨氏家族,令其家族的女子(杨母、杨妹)生生世世遭受镇压之苦,男子则陷入到劈山救母的命运轮回,借此以宣扬所谓的天道正义和维护苍生的虚伪道德伦理,而当杨戬识破他们的阴谋时则不惜祭出仙家秘宝(缚仙索和太极图)妄图将杨戬、沉香以及巫山神女等知情者格杀。这种对神族与仙界的嘲弄和讽刺充分凸显了电影的先锋性与批判价值。杨戬、哪吒、沉香乃至申公豹等这些被重塑的“新神”们的反抗也印证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的革命真理,神祇也好,凡人也罢,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不能将希望寄托在那些虚无缥缈却又高高在上的神仙身上,改造自己的生活,只能依靠自己的奋斗。电影将神祇的光环撤去,显现他们的执念、虚伪甚至罪恶,还原他们身上保存的人性,可以让身处现实的我们更好地看清自己。

《杨戬》以及打上追光动画标签的系列作品对于中国动画电影文化品牌建构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从《小门神》开始,到《白蛇:缘起》初步奠定自己的行业地位,追光动画有着自己独特的产业追求。电影与剧集的产业联动,不仅有效地发掘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形成了“封神宇宙”“西游宇宙”“民间宇宙”等代表性作品,并将国潮风格与古典美学精神发扬光大,而且通过对新媒体文学、现代生活理念和西方艺术手段的融合与改造,使中国动画艺术产业已经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与现代风格的品牌宇宙。《杨戬》不是这个品牌宇宙的开拓者,但它却将中国动画电影工业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以及继续推陈出新的产业化革新路子的决心更明确地凸显出来。按照笔者曾经所断言的那样,国产动画电影“一年一佳作”的现象也随着产业标准更加成熟、故事宇宙更加丰富、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以及叙事手段更加多元的路径稳步发展,并真正迎来佳作频出、产业自信、艺术自觉与文化传播的美好未来。



扫一扫浏览更多内容

用历史与传奇再现大别山的革命岁月

——读季宇长篇小说《群山呼啸》

□ 疏延祥

川川县秦尚义被杀案毫无关联,只因一直为秦家剃头的师兄摔断了腿,才临时接下了过年前为秦府剃头这个差事。秦县令被灭门那晚,“我太爷爷”在秦家堆杂物的库房歇息,本来逃过一劫,但他那晚隐隐约约看到了凶手白立贵,结果在案件追查中被灭口。这些奇异的桥段让小说悬念迭生,扣人心弦。《群山呼啸》的情节安排之奇,可谓不胜枚举,“我爷爷”因为给革命党人剃头而走上革命道路,“我大伯”贺廷勇的革命引路人史先生居然是县令秦尚义被杀时那个侥幸不在家的儿子,贺廷勇和费伊蓉从同学到结成革命伴侣艰难曲折的过程,都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同时,《群山呼啸》善用伏笔,比如小说开始时,作者对白立贵这个角色着墨不多,但却在他身上“埋了线”,写他涉嫌秦县令灭门案。小说进展到三分之一篇幅时,姓陈的牢子被抓住审讯,才证实案件正是白立贵所为,这样的设置令小说情节更加跌宕起伏,也更立得住。

2022年的中国是巨变中的中国,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全景式地表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教育和启迪今人继承和发扬先辈的无私忘我的精神,仍是小说乃至各

种文艺作品期待实现的重要价值。《群山呼啸》中,“我爷爷”贺文贤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代表人物。贺文贤本是旧民主主义阵营的人士,这与吴先生的引领有关,也与其家世有关。他几次与吴先生接触,吴先生所说的“官府媚外欺内、与洋人勾结”这样的政府必须推翻”引起他深深的共鸣,而父亲无端遭飞来横祸,真凶逍遥法外的切肤之痛,更使他坚定了推翻满清的信念,所以 he 自觉地掩护吴先生,参加反抗清政府的起义。但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想象中的光明并未到来,贺文贤也被迫远走他乡。他后来参加北伐、抗日战争,逐渐意识到国民政府和满清、北洋政府一样,仍然是腐败无能,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真正走向了新生。

如果说贺文贤和彭兆栋的分分合合,更多地显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走不通”,那么《群山呼啸》另一条线即“我大伯”贺廷勇和费伊蓉的历经磨难,则充分展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正义性和先进性。贺廷勇和费伊蓉这对患难中结成的夫妻,在学校读书时就受到地下党组织和进步思想的熏陶,先后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之后一起报考武汉军

校,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大别山暴动,经受了敌人残酷的“围剿”。红军长征后,他们坚守大别山,让红旗屹立不倒,费伊蓉还为此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他们参与革命的历程和艰苦卓绝的斗争,更加凸显了大别山是“两源两地”(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使今天的人们认识到忠诚、信仰这些词语的庄严和背后沉甸甸的分量。

从小说整体结构来看,《群山呼啸》的故事是在贺、卫两大家族的矛盾中展开的。家是中国人的根,一个家族、一个宗祠,对中国人而言意义重大。与此同时,家与国家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在深入挖掘大别山红色文化内涵的同时,把红色历史与家族历史有机结合,是季宇进行的有益尝试。季宇把家族历史和国仇家恨有机地融在一起,深入剖析人性,写活了人物,生动地展示了大别山革命历史的进程和个体命运的变化。同时,在人物塑造上,小说中无论“我爷爷”“我大伯”,还是卫孝衡、卫登辉等,都具有多面性、复杂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群山呼啸》写家族矛盾,不如说是写那个年代的人性,这也是小说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品味

季宇的长篇小说《群山呼啸》是一部讴歌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大别山红色历史的作品,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被评为2021年度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大好书”之一。这本书在遵循历史的真实性的基础上,用传奇的笔法、精彩的叙事再现了大别山的革命历史,展现了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化。

季宇是一个擅长历史题材创作的作家,如他的《燃烧的铁血旗》《准军四十年》等,但他处理这类题材多用的是非虚构的手法,力求做到“无一字无来历”,体现出充分的严谨和精细。小说从一个家族的历史切入,故事一开始,“我爷爷”贺文贤便受老师吴伯斯先生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后来,“我大伯”等一批大别山的热血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革命道路,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群山呼啸》把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实自然地融进情节中,复原了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境,给人以厚重沧桑之感。

季宇的不少小说都喜欢在传奇性上做足文章,这是对中国传统的史传文学以及小说艺术方法的继承。《群山呼啸》中,“我太爷爷”贺继年作为一个剃头匠,本来和霍